

“狗”眼看人

——《白比姆黑耳朵》中的人

丁思琪

辽宁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白比姆黑耳朵》讲述了一个关于名为“比姆”的小狗的凄婉动人的故事，特罗耶波利斯基通过狗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人类所生存的世界。因此，本文首先以故事展开的情节为线索分析比姆眼中的人，随后探析作者展现比姆眼中的人所采用的手法，最后表达作者写人背后所隐藏的对人类道德素质提升的期望。分析比姆眼中的人对人们重新思考人与动物，尤其是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白比姆黑耳朵》；比姆眼中的人；表现手法；道德反思；借鉴意义

《白比姆黑耳朵》不同于一般动物小说，它的故事情节虽然以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展开，但作者关注的中心却是人。比姆对人的认识在它的经历中不断加深，同时，人类的品质投射在比姆的眼中则暴露出鲜明的反差。因此，探究特罗耶波利斯基的代表作《白比姆黑耳朵》可以从比姆眼中的“人”入手。

1 比姆眼中的“人”

作者通过讲述比姆的故事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比姆眼中的世界，因此比姆的眼睛便如一面神奇的镜子，生动夸张却又不失真实地折射出世间百态。作者安排比姆客观地参与到人类的活动中，而它周围发生的一切让它对“人”这个概念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比姆的生命历程从与一位善良的老人相伴开始，因此对“人”的最初概念来自于它的主人，而这个概念是温暖而美好的，是值得信任和爱戴的。主人伊万·伊万内奇将比姆养在身边，比姆被冤枉时，他完全信任比姆。别人说比姆坏话时，他能够维护比姆，并没有因为比姆是小狗，就放任其他人说比姆坏话。老人对比姆的关心与照顾以及比姆对老人的感激与忠诚让他们彼此结下深厚永恒的友谊。不久之后，比姆心中出现了它的第一个敌人——刁婶。刁婶因记恨比姆向住宅管委会主席污蔑比姆咬了自己，后被拆穿。不久后，主人旧病复发，急需手术，临走前叮嘱比姆“等着”，从此“等待”便成了比姆的使命。但是，几天后主人仍然没有回来，比姆便踏上了寻找主人的路途。在这个过程中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善待比姆之人，亦有伤害比姆之人。比姆的心因此逐渐出现了一个朦胧的概念：人与人不一样，有好人坏人之分。随后在遇见小托里克，感受到他的真挚友爱后，比姆更加确信，“所有的孩子都是好人，而大人却是各式各样的”。

紧接着，比姆遇见了以收藏狗牌为乐的灰脸大叔。灰脸大叔为了拿到比姆的狗牌，对它施加虐待，后又因害怕比姆咬他而对比姆说起甜言蜜语。自他开始，比姆开始失去对人的信赖。随着比姆不断遇见善人或者恶人，它开始“慢慢地学会了按三六九等去识人”，也总结出“好人总是很多，坏人只是个别的”。

对比姆充满怜悯之情的好心人，如斯捷潘诺夫娜、达莎、小托里克等，他们或因怜爱，或因理解，或因救比姆于水火成为比姆心中的“好人”。这些好心人巩固了比姆对“人”的正面印象，亦加深了比姆对“人”的信赖。而“敌人”这个概念对它来说却是相对陌生的，所以它不理解为什么汽车司机将自己私自卖给牧羊人，亦不明白托里克的父亲为什么要撒谎欺骗自己……比姆所看见的这些丑恶之所以使它迷惑，是因为自私贪婪不同于它期待的“人”这个神圣字眼。

2 写“人”的手法

《白比姆黑耳朵》虽然写的是一只小狗的故事，但人与动物相处的背后是作者关心的人以及人生存的世界。因此，作者为了将比姆眼中的人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将各种手法融合，交叉运用，从而描摹出一幅人生百态图。

2.1 全知视角

该部小说采用全知视角的叙事手法讲述比姆的故事，即通过任意转换视角，既让读者了解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又让读者从该视角跳脱出来观察角色的行为动作，从而让读者以上帝般的视角全方位地观察小说中的角色。首先，作者创造性地赋予比姆主体地位，从比姆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来聚焦人性，从而对生活给予客观精确的描写。在所有发生的事件中，不难看出作者并没有将比姆拟人化，比如，人类世界

的纸币在比姆眼中只是有魔力的发黄纸片，比姆逃跑时选择顺着公路左侧走只是出于本能而不是为了遵守交通规则。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理解问题有限的比姆可以在观察世界时完全过滤人的地位、职业等，这样一来，比姆眼里的人就只是平凡的人。因为作者想着重表现的是人性的善恶冲突，而不是社会与个人的冲突，所以比姆眼睛的局限性恰恰是作者需要的。除此之外，小说中还穿插了主人笔记里的内容，那是伊万·伊万内奇的大段的内心独白。这种抒情性的大段内心独白不仅更能突出与独白相关的人物的品质，还能对比姆观察到的事件进行补充。最后，还有作者“我”不时在关键时刻出现发表自己的看法，点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加深读者对事件及人物的理解。整体上，这样多种叙述视角灵活的交叉变换，既是对比姆眼中世界的一种补充，更是对人物形象的一种丰富。

2.2 叙事空间中具体的环境描写

小说家习惯将叙述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安置在某一固定的空间中产生联系，而特罗耶波利斯基则习惯于将自己的视野投置于具体环境。该部小说中存在大量生动优美的风景描写，他笔下的原始自然是那样的静寂美好。《白比姆黑耳朵》中的风景不单单只是一个漂亮背景，更多的是万物生灵休养生息劳作之地。比如，大自然曾以它特有的寂静护卫病中的比姆，用野草和清新的空气为比姆医治创伤，甚至为绑缚中的比姆向外传递救命的消息。这一系列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与充满偏见与虚伪的城市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烘托出某些道德败坏的社会的人对动物的残忍。同时，对自然之美的感知以及对动物的呵护态度也是塑造正面人物善良形象的手段之一。比如，作为猎人的伊万·伊万内奇总是能清晰地感知到自然的变化，意识到不同动物身上的美好。他会为“灰鸦”正名，更会教导比姆不去扼死受伤的动物。正是他这种对自然的强烈感受能力以及对其他生命的珍重，让读者感受到了他身上一系列的美好品质。对环境的描写也是对人物性格的侧面反映。比如，“全都是清一色的灰房子，外表又都那么的相似，这恐怕连比姆也会走迷路的。”这是灰脸大叔所住区域的房子，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同时也是一种对灰脸大叔内心阴险的暗示。细致的景物描写、浓郁的抒情使这部小说意蕴悠长、魅力无穷。

2.3 高超的讽刺手法

作者的抒情语言蕴含着太多的深意，而他的讽刺手法同样是灵活多变，且只用于批判恶行与丑类，界限清楚。比如，小说中灰脸大叔与刁婊狼狈为奸，互相陷害，被作者直接正面讽刺为“渔夫认渔夫，傻瓜认傻瓜，诬告人认诬告人”。

而且这两位典型反面代表是没有真正的名字的，只是以他们的特点去称呼，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滑稽贬低手法，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他们的无个性，因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共性：道德败坏。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对比讽刺、反说讽刺。例如，灰脸大叔为了抢到比姆的狗牌，先是将比姆骗回家中，后在比姆想逃走寻找主人时用棒子狠狠地打了比姆的头。可在比姆龇牙咧嘴吓唬他时，他又反过来对比姆阿谀奉承。在对待比姆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行上的描述更加深了对灰脸大叔的丑陋嘴脸的刻画。小说中的刁婊每天坚持不懈地交流情报、发布着口头快报，这看似赞美的描写实则为厌恶之情更强烈的嘲讽。不仅如此，文中还多次提到“比姆是只有教养的狗”“出于尊重”“有礼貌”等，作者正是借此来讽刺连小狗都具备的美德，有些人甚至没有。作者经常在他的作品中使用漫画式的讽刺手法，这是他鲜明的创作特点之一，但在小说《白比姆黑耳朵》中并未出现这一讽刺手法，或许只是因为伤害比姆的这些坏人并非大奸大恶，只是社会中常见的市侩自私吧。

3 写“人”背后隐藏的道德反思

小说中主要情节多是善恶之争，但对善恶的界线却是通过他们对待比姆的态度来划分的，毕竟比姆所经历的不幸皆是由于人类的道德败坏。比姆遇见的这些人彼此形成对比，引人深思。这样安排正如作者所述，“如果只写那些美好的、一本正经的东西，人们就不再去讽刺生活中的丑恶”。作者写这样一本充满乐观主义的抒情小说，是因为生活需要善良与希望，不能让绝望摧毁生活。因此，小说字里行间除了充满对恶的敌视、对善的召唤、对忠诚、爱、信任的赞美，还有就是充满了希望的力量。小说中有许多友善、谦逊、真诚的小人物存在，他们默默无闻地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被比作象征幸福的雪莲花，而春天的雪莲花又如蓝天撒下的珍珠般铺满了整片大地，这一连串的形象比喻恰恰证实了作者相信世间还是好人多，世间充满着希望。不仅如此，恶人在伤害比姆时总是会遇到阻碍，他们的狠毒计划每每都会被出现的好心人打断，然后比姆获救。虽然小说的结尾安排了比姆的死亡，但比姆的死亡不是终结，它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善的痕迹。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懂感恩、解人意、有灵性的小狗形象，它除了不会说话，一点也不比人差，它身上恰恰有我们人类所丢失的美好品质，对这一美好形象的塑造正是对当时精神世界匮乏、善良人性缺失的社会的哀叹。而作者讲述比姆与人类之间相处的故事，一方面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人与动物关系的契机。作者试图通过该小说呼唤人们意识到生命平等，学会敬畏生命，构建人与动物和

谐相处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毕竟，人与动物关系的叙述之下隐藏的是对人类内心世界的侧写以及对人类本真的探索。作者试图规劝人们丢掉无限膨胀的欲望，重拾道德，寻回善良人性。

4 结语

因为爱与善，比姆最初认为“人”这个概念是温暖、神圣的，但它寻主时的种种遭遇让它对“人”这个概念逐渐产生其他理解。而这一切的起因是世间充满善恶冲突，是世人

存在道德品质的异同。为了体现世态的复杂，作者将各种手法交叉融合使用，以比姆之眼，观察人间冷暖；以它之遭遇，反映人类道德；以它之死亡，引发人类反思。最后，小说借比姆的遭遇表达对善的赞美以及对恶的批判，更是呼吁人们向阳而生，找回善良人性，重塑人与动物关系和谐。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生态意识薄弱，善良人性缺失，急需重塑道德与良知。因此，我们要努力向小说中品性纯良、善待动物的“小人物”靠拢，成为那个哪怕普通、渺小，却依然富有道德的好心人。

参考文献:

- [1] [俄]加夫里尔·特罗耶波夫斯基.苏玲等译.白比姆黑耳朵[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 [2] 贾放.露珠和比姆的眼睛--特罗耶波夫斯基创作断想[J].苏联文学,1987(05):91-96.
- [3] 何瑞.两部奇妙的作品--《我是猫》与《白比姆黑耳朵》之比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4):107-111.
- [4] 李娜.《白比姆黑耳朵》的生态伦理思想探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7.
- [5] 刘文飞.“道德的”生态文学--序《俄罗斯生态文学论》[J].俄罗斯文艺,2006(03):116-118.
- [6] 孙惜墨.论小说《白比姆黑耳朵》的生态伦理思想[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11):100-101.
- [7] 吴桐.动物题材电影的情感向度及人文内涵研究[D].江苏师范大学,2018.

作者简介：丁思琪（1997—），女，汉族，辽宁省沈阳市，硕士研究生，辽宁大学，俄语语言文学。